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陰陽夢 第十八回 肆毒宮闈

話說客氏見宮中寵幸多了，恐怕分去自家的權柄，又恐怕漏泄了自家橫行的這些事。便與魏忠賢商議道：「如今宮中這幾個寵幸的，恃了萬歲爺的愛，個個驕傲起來，不著我在心上了。她們的勢，一日盛一日哩。我們的事一日壞一日哩。及早擔個計策，把我們的身子安著得牢固，使她們動搖不得我們，才好哩。」魏忠賢原是個蠢人，虧著這些乾兒子幫扶他做事。客氏猝地說出這句話，一時怎答得來。心裡暗想，全沒些主張，又恐違拗了客氏之意，勉強應道：「這個事不是輕易做的，待咱仔細計較計較，來回復你。」魏忠賢回到私宅裡來，正有許多官侯見送禮。但是親近的才見，都是南面列坐，魏忠賢獨自一個轉上北面坐，肅然再無一個敢噴聲，直待魏忠賢開口，眾官都著地打躬，才敢答應。留茶的時節，魏忠賢只自坐著把手來舉一舉，眾官們一齊站起來，著地一躬，接了茶盅，又是著地一躬，魏忠賢只坐著舉手。吃過茶時，但是有大事來見他的，頂先一日托這五虎來先致意了。但是小事來見他的，也是頂先一日托魏忠賢的家人王掌家傳達了。眾官們的心事，魏忠賢一一先知道了。若是為公的話，魏忠賢便應對一兩句兒；若有干礙的，魏忠賢便看著這人，只舉手。眾官們，但有問即答，再不敢多口，舉動只是打躬。送時只下堂階，不及門。其餘那初來相見，不曾相通的，准幾日伺候門上、馬上、掌家的、隨身的。用到了錢也只好收帖、收禮，還不能個見面哩。只有崔呈秀隨早隨晚，直進書房內，也不答理眾人見。

是晚，魏忠賢留崔呈秀議事，把伏侍的都叫出去，只是兩個人在書房裡。魏忠賢道：「前日崔二哥見教道，內廷須要奉聖夫人彌縫得好。咱道這個不必慮。如今外廷多謝崔二哥妙計，把這些多嘴多舌來說我們的，講學講道要與朝廷做事的，都被我們弄殺了。就是有幾個不肯依附我們的，追奪了誥命，削籍回去了。在朝的都緘口結舌，不敢相左，我們帖然無事，隨我們做去。但是裡邊事情，今早奉聖夫人說道如此如此，真個要慮著她。崔二哥是個足智多謀的人，當今的諸葛孔明哩，要相煩你定個妙策。」崔呈秀道：「這內廷的事，外邊何由而知，也不敢預謀據大，斷必須奉聖夫人自家見景生情，著意小心，把這幾位得寵的奉承好了，使他們不疑，倒也敬重起夫人來了。聖上又認做體上邊的心，也喜了。若是這等行去，上下相安，是個上策。」魏忠賢道：「雖則好，只是不爽快些。」崔呈秀道：「裡邊與外邊不同，自然要謹慎耐煩些。」

魏忠賢便回復那客氏道須如此如此。客氏道：「讓我去小心她們，如何了期。不妙，不妙。這樣的話，只當告訴風。」魏忠賢看見客氏不悅，陪著笑臉道：「待咱去再想個奧妙些的計策來。」魏忠賢出宗又對崔呈秀道：「方才奉聖夫人不喜。她說道『就是叫我曲意，終不了當』。須要崔二哥再想一個奧妙些的來。」那呈秀低著頭想了半晌道：「有個嫁禍於人、自己討好的計策。只怕那奉聖夫人又不肯依哩。」魏忠賢道：「你說來咱聽。」崔呈秀道：「須要學那楚王夫人鄭褒害人的故事。」魏忠賢道：「這故事怎麼說？須要講解與咱聽。」崔呈秀道：「那鄭褒是楚王夫人，楚王續個新人在宮中，甚是寵愛他。夫人鄭褒雖心裡甚妒，但外貌極好，更愛似楚王。明珠、寶璫、金鳳、翠翹、毳袄、羅裙、玉佩、繡帶，真個錦衣玉食，每奉新人，過於自奉，楚王大喜道：『寡人愛她是色，夫人更愛似我，所愛何事？』夫人道：『大王所愛者色，妾所愛者德。』楚王拍掌大笑道：『寡人與新人愛夫人賢。』夫人鄭褒知道楚王和新人都不疑她了。一日夫人鄭褒對新人說：『大王極是愛你的，止是嫌你的鼻端。』新人信是好話，但見楚王來，便掩著鼻子。楚王心裡便怪她，問夫人道：『新人見我，如何便掩著鼻子？』夫人道：『她道是大王身上有些穢氣。』楚王大怒，立刻把新人殺了。」魏忠賢道：「好便好，只是費力些。」次日，魏忠賢對容氏說這個故事與她聽。容氏道：「我哪裡有許多閒工夫？我只有一个粗主意在這裡，且到下手的時節，和你說幫我便是。」這魏忠賢同客氏，日夜算計弄權，變亂朝政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有一個舊宮人，生成德性貞靜，聖上寵愛她。因與客氏不和，客氏與魏忠賢商議道：「這個貴人，常近御前，與我相左的。畢定要說我們向來所為的事，被她害了。勢不兩立，我們先下手為強。」魏忠賢道：「她時時進御的，如何下手。須要離開她，疏遠了，才做得事。」一日魏忠賢便生出個計來，借意獻句忠言，便跪在御前道：「兩日奴婢伏睹天顏清瘦，須要保重，獨處靜養便好。」魏忠賢又磕頭。聖上納言，便疏遠聲色了。

宮中寵幸的經年不得近御。魏忠賢矯旨賜貴人酒，鳩殺了，托言急病死。又有個張貴人，得了龍孕，聖上大喜，便進封裕妃。魏忠賢道是裕妃與客氏有嫌隙，又為客氏妒著，恐裕妃後日生出太子。乘聖上郊天這一日，便指著裕妃道：「假喜！如何擅自欺誑聖上！」幽閉深宮，不許她近御前，竟勒逼她自縊了。又將成妃，今日譖，明日譖，竟自假旨，革奪了封號，蒙蔽住了，不得見天日。

有一個小宮人，天啟爺偶然看見了，便得召幸，甚是寵愛她，常在膝前。聖上便問道：「你這個美貌，如何不選進兩宮，把你埋沒了？」小宮人便跪下磕頭道：「奴婢的爺娘貧窮，沒得使用，不得到爺爺御前。」聖上甚是憐她。客氏便對魏忠賢搬了這些話。魏忠賢道：「這小妮子，才進用，就說這樣活。是哪個詐她錢哩！再過幾時，咱和你的性命，都要了她手裡！決容她不得！」到明日，魏忠賢逼她自盡了。

有個皇親張國紀，謹慎自守，真是一個忠厚長者。當今外戚最尊的，體統也最大的，就是司禮監路上遇了，也要避馬。宅裡見間，都是侍立的。魏忠賢因自弄權僭妄，要害這個張皇親。客氏也要立威亂分，傾陷宮闈，便與魏忠賢商量，先把皇親來制他一個大罪，便可株連廢斥了。

魏忠賢密囑那東廠戳番，造謀用計，拿沒影的事，來陷害這張皇親。擒拿五六個家人，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打，不肯招服，都立枷死了，要坐張皇親一個死罪。刑部這本奏上，幸得聖上不准，張皇親不致受害。劉府丞逢迎魏忠賢，參論張皇親，罷職回原籍河南去了。這個劉府丞便得驟升三級。又有個李皇親，叫做李承恩，乃是嘉靖爺的外甥，襲授錦衣衛指揮，加升後軍都督府右都督。素無過端的，只因做人剛直，不肯依附魏忠賢，又把言語衝突了。魏忠賢力圖要陷害這李皇親。沒些事跡，使買李皇親逐出的家人陳才，捏告家主擅穿蟒衣玉帶等情。著刑官酷拷妄招誣服。又將欽賜之物，坐他違禁的罪，問成大辟。自此之後，合宮自上至下，並及皇親國戚，都怕著魏忠賢、客氏。這兩個人就是大蟲一般，隨他們橫行，沒人敢開口。正是：

只有天在上，果然更無山與齊。

魏忠賢把這些忠臣義士、貴妃勳戚都殺害了，惡盈志滿，輒起異謀。要攝兵內應，指名護衛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